

疫情之下，文明的衝突正在上演嗎？

玉安，中英雙語作家，知乎 <https://zhuanlan.zhihu.com/p/138348621>

前不久美國的《國家評論》（*National Review*）刊登了布魯諾·馬卡斯的一篇《新冠病毒與文明衝突》（*Coronavirus and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的文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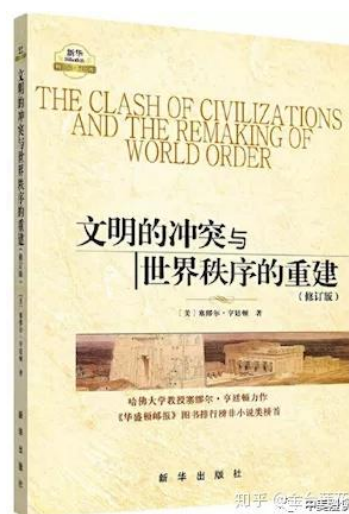
他在亞洲疫情迅速擴展的兩個月中，剛好在亞洲旅行，目睹了整個亞洲對此次疫情的重視。“戰勝疫情能力最充滿希望的消息，來自被大致稱為儒家世界的地方。”布魯諾·馬卡斯看到中國、新加坡、越南、韓國等國控制疫情的決心和階段性成果後這樣寫到。他還說到“在大國競爭時期到來之際，這次疫情提供了重新開啟文明衝突的絕佳背景。”

這篇評論有一部分筆墨是站在文明的高度，肯定了儒家思想世界，尤其是中國公民在疫情攻堅戰中所體現出的高度服從和配合，指出儒家思想裏的道德是強調義務而不是權利，強調行為習慣的整體性和社會群體定義的措施和法則。這種價值觀似乎與崇尚個體自由的西方價值觀存在衝突。

布魯諾·馬卡斯作為一個西方人士，這次對儒家思想的認識和大家一直以來的認知很接近。比如中國人從小就被教育要做一個聽話的孩子，“孝順”文化裏就包含了“順從”，還有“無規矩不成方圓”，就是教大家守規矩、服從等。在這種文化基礎的社會裏，政府就像一個大家長，個人就像孩子，家長的話孩子要聽，所以整體在疫情防控的積極響應上做得就比較好。

亨廷頓曾提出了“文明衝突論”，但備受爭議

布魯諾上面提到的“文明的衝突”這一定義，其實最早來自《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一書。這本書的作者塞繆爾·亨廷頓曾是美國哈佛大學國際和地區問題研究所所長。



2008年他去世了，不過他有一位非常得意的弟子叫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他這位弟子能走進中國大眾視野，得益於2011年與中國學者張維

為的一次經典對話，他們就“變動秩序中的中國與世界”發起了討論，有興趣的可以回看，這裏不展開討論。

福山是一位日裔美籍學者，在哈佛大學獲得政治學博士，現在斯坦福大學任教。他在 1990 年代提出的“歷史終結論”曾經在全世界都很流行，他認為“**最後的歷史是自由民主的歷史，在自由民主階段，人類獲得了平等的認可，歷史也就終結了。**”在之後的幾年裏，他不斷修正自己的這個觀點，但是基本的立場一直未變。換句話說，他認為美國民主制度是人類最終該走的道路。

最近，福山接受了一個採訪，他談到“新冠疫情”在美國被政治化了。其次，由於西方對中國歷史和文化缺乏瞭解，所以對中國存在偏見，這點在疫情期間也特別突出。

回到他的老師亨廷頓，這是一位政治立場受爭議的人物。如今，美國政治重心右偏，即偏向保守，去世的亨廷頓也算是個具有保守傾向的自由主義者。在他的一系列關於文明衝突的文章裏，表達了西方文明比較優越的觀點，對移民也存在一些偏見，因此常被視為一個右翼思想家。

美國歷史上有位著名的總統約翰·肯尼迪，他在遇害之後，當時的副總統約翰遜成為了他的繼任者，而約翰遜因為在越戰問題上的立場，成為了美國一個不受歡迎的總統。奧利弗史東導演的一部電影《刺殺肯尼迪》，目標直指約翰遜是殺死肯尼迪的幕後支持者。

亨廷頓當時給約翰遜政府的國務院做外交政策方面的顧問，加上他文章的立場和言論又頗有爭議，引起反戰學生的反感。後來他在哈佛大學的辦公室就被一些熱血的學生給燒了。有人甚至在他的寓所門口塗上了這樣的標語：“戰犯居住于此。”而他本人也不得不暫時逃出哈佛暫避風頭。

後來他有好幾次想成為美國的院士，都沒有成功，就是因為反對的聲音很多。這樣一個飽受爭議的人物，非但沒有退縮，反而更系統地闡述自己的觀點，最後完成著名的《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

我記得 1990 年代我剛去美國讀書的時候，也正是他的“文明衝突論”剛提出來之時。我的一位朋友漢學家理查德伯恩斯坦是當時的《紐約時報》書評家，為這本書寫了書評，後來該書在美國極為轟動，一出版便激起千層浪，被翻譯成 39 種語言。

《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和薩義德（Edward Said）的“東方主義”是兩個陣營，後者提出“他者”、“殖民話語分析”等概念和方法，批判了西方史學中固有的歐洲中心主義傾向，反思西方史學對非西方國家歷史的歪曲和誤釋，薩義德在很長一段時間是非常有啟蒙作用的。

重讀“文明的衝突”，預言屢次被驗證

亨廷頓認為，冷戰後世界格局的決定因素表現為七大或八大文明，即中華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蘭文明、西方文明、東正教文明、拉美文明，還有可能存在的非洲文明。冷戰後的世界，衝突的基本根源不再是意識形態，而是文化方面的差異，主宰全球的將是“文明的衝突”。

那文明到底是什麼？我認為文明包括文化、種族、宗教、語言等，當然也有意識形態。亨廷頓是個學術熱門，我無意在這裏進行學術討論。我也不是智庫，我只是作為一個獨立知識分子，在這裏進行評論與思考。

很多人都認為關於文明的衝突和較量一直存在，如當年轟動全球的“9·11”事件，就有人認為是印證了亨廷頓的預言，因此他的書當時再次大賣並引起新一輪探討最新的關於文明的衝突的佐證就是文章開頭提到的布魯諾·馬卡斯的那篇《新冠病毒與文明衝突》。

疫情期間，美國很多西方宗教人士和信眾執意去禮拜，抗議政府剝奪了他們的宗教自由，還有人聲稱捍衛自己的持槍權利，扛著槍上街遊行，他們說沒有自由，不如死了算了。這在顧全大局的儒家文化中是不可想像的。總的來說，中西價值體系確實不太一樣。西方文化比較外露張揚，強調自由平等人權，中國文化則比較內斂謙遜，強調穩定和諧與中國特色。

我在之前的文章說過，在美國既有這樣反對居家政策的大批群眾被有組織的煽動，還有福喜博士、比爾蓋茨這樣的科學家和專家強調居家隔離的重要性，出現了兩極陣營。因此很多人把福喜博士和比爾蓋茨當做幕後推手的陰謀論不絕於耳。在美國，愚蠢的人也有表達他想法的權利，而且還能佔有很多資源，並得到很多同類人的支持。理智、前瞻的聲音有時被不斷淹沒。真理藏在少數人手裏，這就是美國民主制度面臨的挑戰。

西方文明對非西方文明崛起的忌憚

亨廷頓說到，其他文明會擁抱西方文明的科學技術，但是不一定會擁抱西方的價值觀念，西方人自以為他們的價值體系是有普世價值的，其實沒有基礎。

東西方對普世價值原本就是各持己見，亨廷頓生前就提及在一次亞洲的會議中，信奉伊斯蘭教的馬來西亞總理馬哈蒂爾曾說過：“歐洲價值只是歐洲價值，亞洲價值才是普世價值。”而亨廷頓說當時西方聽眾一片譁然，因為很多西方人認為西方的價值才是普世的。大家意見無法統一。亨廷頓因此得出結論：沒有所謂普世價值。

他又談到另外一個議題：是否西方文明等同現代文明呢？他認為當然不是。他舉例，日本就是個非常現代的國家，但是日本並不是西方國家。我們也知道，西洋指的是歐洲、北美這些地方，東洋指的才是日本。也許這個洋的中文字所代表的就是現代的意思。現代化的日本自有他一套自稱“和氏”的文化，他們信奉佛教的禪宗，沿襲天皇制度。還有一些和氏文化是受中國唐朝古文化的影響，沿襲至今，沒有被西方文化同化。

非西方文明如印度文明、伊斯蘭文明、東正教文明等是多樣化的。亨廷頓花了筆墨討論伊斯蘭文明跟西方文明的較量。伊斯蘭文明跟西方文明之間的矛盾由來已久，我們都知道那場曠日持久的十字軍東征，以及頻繁出現的中東問題。這種基督教文明與伊斯蘭文明的衝突在亨廷頓看來已經有 1400 多年的歷史。

從人口角度講，伊斯蘭文明是有優勢的，因為伊斯蘭的特點是人口增長快，而西方女性由於更追求獨立和自我，所以西方發達國家的生育率比較低，兩種文明在

人口增長趨勢上確實存在差異。亨廷頓認為，穆斯林的人數十年之內，終將超過基督徒人數。

西方文明把現代化留給了世界，然而其人數在世界總人口中的比例卻越來越萎縮，遠遠被非西方的人口超過，這樣的前景使西方文明的衛士，如亨廷頓這樣的人從內心深處感到憂慮甚至恐懼。

從貿易摩擦看中美關係的衝突

為什麼現在中國和美國產生了衝突呢？亨廷頓在二十多年前就說到，如果中國的經濟一直保持這樣的增速，到了二十年以後一定是會讓西方非常懼怕的，到那個時候衝突就不可避免。我們現在看到的就是這樣的局面。

美國一直不希望有任何的一個地域上的大國強國，不管是當年地處歐洲的德國，還是現在身處亞洲的中國，美國都不願意看到強國的出現，於是就通過東亞的日本、韓國、臺灣地區來制衡大陸，平衡對美國來說這是最有利的。

其實在過去幾十年，美國跟日本也一直打貿易戰，如今又找到了新的對手——中國。

在全球化的浪潮中，西方一直是很大的受益者，享受全世界廉價的勞動力，只不過是在再分配的時候，資本家們沒有與底層分享自己的財富。但現在卻“甩鍋”給發展中國家，包括吃苦耐勞的中國老百姓，確實有失公平。

伴隨著全球化發展也帶來了民粹主義的抬頭，民粹主義者開始往右轉，尋求與中國“脫鉤”。最近我們從新聞中看到，美國、日本鼓勵企業撤出中國，政府給予補貼和報銷費用，這種行為看起來像是疫情帶來的應激反應，其實在這之前美國就提出了產業回流。而美國貿易戰的最終目的是改變全球供應鏈和產業鏈的佈局，我相信中國對這種現象或者趨勢會有所準備。

亨廷頓在《文明的衝突》一書裏提出“建立在相同文明基礎之上的經濟聯繫和外交往來，才能走得更遠。”真的會是這樣嗎？我們在不久的將來就會找到答案。不過我覺得，從經濟學角度，貿易其實更是因為互補性才有這樣交換的需要。但是政治一定會影響經濟，所以這裏有很多不確定因素。

中美關係在未來的世界裏應該是非常重要的，亨廷頓提到過有三個國家會成為這一關係裏搖擺的參數：俄羅斯、日本和印度，他們可能根據誰能更有優勢來決定和誰站在一邊。

印度這個國家很有意思，他靈活、善變，看不到有什麼堅定的主張。俄羅斯好像也是這樣，日本我瞭解的不太多，所以不下結論。

《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一書裏也露出對西方文明將失去絕對優勢後產生的恐懼感。亨廷頓坦言西方已經在衰落，“要延緩西方的衰落，保持西方的團結。”他的方案就是守住北大西洋公約。未來是否歐美國家會聯合起來圍堵中國？我想智庫們都有自己的答案。

西方文明看中華文明帶有先天的傲慢

西方自認為西方的思想、宗教很優越，非基督教者很長一段時間被稱作是異教徒。有些學者包括中國的大 V 們都說過中國人沒有宗教信仰，沒有靈魂，什麼都不怕。我覺得這種說法是相當無知和傲慢。

宗教的宗旨就是讓人有一個敬畏心，有沒有創世論並不是最主要的。中國的倫理道德概念一直以來非常強，“仁義禮智信溫良恭儉讓”是祖宗說了幾千年的話。中國人在道德這方面受的教育是很多的。當然在急速現代化的過程中，很多人難免丟失了道德約束，但不能就此下結論說中國人沒有信仰，什麼都不怕。

中華文明和其他非西方文明一樣，在很多事物不能夠完全認可西方的理念。比如基督教覺得龍是很邪惡的，中國就覺得龍是祥瑞的，中國人是龍的傳人。再比如關於名字，中國人是姓放在首位，然後是你的名字。這個順序體現出你的父母、家族對你來說很重要，你的家庭如果光宗耀祖，那這種榮譽感對你是很重要的。但是在西方正好相反，名字的順序是名在前，姓在後。西方雖然也有很多很強大的家族，像肯尼迪家族、布什家族等等，但對於更多的美國普通老百姓來說，他們強調個性，獨立，甚至常認為原生家庭給他們帶來了很多的傷害。

美國人家庭關係不合的有不少，跟父母關係比較疏離的也非常多。如果你來自儒家文化，會不太習慣看到父母和子女存在的那種疏離感。儒家文化注重集體生活，有社區氛圍，大家經常互動。而西方這種互動的頻率要比中國少很多，西方人相對比較孤獨和冷漠，我們多多少少也會在不同的地方看到這種文化的表現。

我現在感覺到，西方在對待中國的很多問題上偏向把問題政治化、意識形態化。而對中國老百姓的實際生活、民生社會和文化等方面報道偏少。比如大家怎麼玩茶道、香道和玉石，又比如呼朋喚友其樂融融地一起吃火鍋，出門不帶錢包，很偏遠的城市和鄉村也都支持手機支付。全世界想吃的東西，只要動動手指就能吃到。這些豐富多彩的日常生活，西方媒體都很少報道。

上海陸家嘴的三座摩天大樓，被人形象地稱為是建在陸地上的“垂直城市”成都環球中心的水上世界，一年四季都可享受海邊度假的感覺，是精彩都市生活的縮影杭州富陽的兩個新農村，上圖為富春江邊的東梓關村，下圖是文村。兩個村落都是由建築大師操刀對傳統民居進行了改建，體現了中國農村欣欣向榮的態勢

西方媒體對中國的設計、時尚、影視和創意也都鮮少看到，所以就會有認識偏差。西方的刻板印象就覺得而中國人不會玩，只會像機器人一樣埋頭苦幹，其實只是玩的方式不同。中國的年輕人正在用他們的創意帶給人驚喜，只是西方人在媒體上看不到中國人的玩法。

西方文明最早靠暴力征服其他文明，並不是文化上的征服

亨廷頓說西方的優越感，並非真正通過文化上的優越，而是通過有組織的暴力形式獲得的優勢。

說到暴力，我們可以對比一下中國的元朝。南宋滅亡之後建立了元朝，可是大家知道元朝並不比南宋先進，元朝只是在暴力上取得了成功。很多學者都認為，這次朝代的更迭是一種文明的倒退。

在歐洲歷史上這樣的倒退也出現過，雅典的先進的民主制度被落後的波斯人打敗，歷史就是文明與野蠻的不斷交織。

現如今，我們看到很多人喜歡美國文化，喝著可口可樂、吃著漢堡、吃著爆米花看著好萊塢電影長大。你也不得不承認，快餐食物對身體並不好，可能容易導致肥胖。不少好萊塢大片帶來感官上的刺激多，但缺乏思想深度。即使這樣，美國文化仍可以風靡全球。很多歐洲人特別不服氣，覺得歐洲文化比美國文化深刻很多，但影響力卻沒有美國那麼大。現實就是，文化輸出和國力有很大關係。這和亨廷頓指出西方的文明是通過暴力來強行殖民傳播的，其他文明不服氣是自然的。

西方殖民主義給其他文明帶來的創傷

亨廷頓認為“西方人眼中的普世主義，對非西方人來說就是帝國主義”，既然這種文明是建立在血腥的征服史上的，互相之間就缺乏認同和信任，所以亨廷頓說西方人經常忘記暴力征服這一事實，但是非西方人從來沒有忘記過。

想想南美離西班牙那麼遠，怎麼就會出現一個西班牙裔？因為西班牙的殖民者把當地印第安男人殺死，然後強姦女子，西班牙裔就是這樣一個被強姦出來的新的民族。然後還要逼迫他們去信天主教，說西班牙語等。這些血腥的歷史在很多拉美文學中都可以找的到。今天在美國這個種族熔爐的國家裏，西班牙裔拉美裔人口最多，但仍然經常有被歧視的現象。

亨廷頓所說的七個文明裏，六個文明都不是西方文明，其中一個就是中華文明，中國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的時候被八國聯軍侵略，那段歷史中國人熟知，這也就是為什麼中國人裏不少人反美。

公平地講，西方文明這些年的發展也是有目共睹的，尤其美國在科技領域的日新月異和各種創新，給世界帶來了先進的理念和生活方式，為人類做出了貢獻，這些真的不能否定。否則，五四運動為什麼要尊崇德先生和賽先生？魯迅為什麼會提出“拿來主義？”鄧小平為什麼在改革開放後要送出去那麼多公費留學生來美國學習？

文明的衝突或將影響移民政策

亨廷頓對穆斯林評價不高，他說穆斯林的邊界是血腥的，默罕默德、真主阿拉都是像戰士一樣的存在，他這個觀點引起了不少人的反感，不過當 9·11 發生以後，別人又說他的預測太准了。

他還說儘管拉美移民在美國崛起，但是這些移民的內核並不想完全美國化。隨著全球化帶來的交通、交流的便利性，使得他們回到拉美國家也非常方便。這樣一來，移民跟他們母國聯繫越多，對母國的感情就越深。

他認為：“由於他們（移民）沒有真的美國化，這就使得美國的右翼抬頭，反移民和白人至上的右翼勢力就會越來越強大，這種強大是由於外來移民造成的。”他的這個觀點是最具爭議的，因為這基本上就是反移民了。

移民是否應該保留自己的文化？很多人的答案都是肯定的。為了變成美國人而把自己過去的文化全部放棄掉，這是一個自我否定。心理學認為是非常不健康的。

歷史上北美印第安人的被迫基督教化，並送到白人家或者寄宿學校生活，不許說自己的語言。這在後來引起了很多印第安人自殺，因為他們失去了自己的文化和自己的根，導致後來出現了嚴重的身份認同問題。加拿大印第安人寫了一本自傳叫做《皮草女王之吻》，講的就是這樣的同化教育帶來的永久的創傷。

中國有句古話叫“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不少美國白人希望其他族裔同被基督教化和同化來向美國效忠。對不是在美國出生、母語不是英文、不信奉基督教的其他族裔帶有深深的不信任。共產黨國家來的移民就更讓他們不信任。這也就是這些年為什麼很多華裔科學家遭到調查，有的甚至被判刑。很多留學生被美國政客說成是間諜。50年代，美國也有類似的麥卡錫主義對像錢學森這樣的科學家進行迫害。

亨廷頓將多元文化主義稱為“反歐洲文明”，呼籲重新致力於維護和增強“自美國成立以來，就已經定義了美國的那些品質”的民族主義。——《華盛頓郵報》

文明衝突一定會影響移民政策甚至留學政策。那麼年輕人還要到歐美來留學嗎？我的答案是肯定的。瞭解其他文明，在文明衝突中會顯得尤為可貴。而且不能因為遇到一些阻力，人類就把自己的格局變小，自己的視野變窄。強者是逆勢前行的。

文化多元化本是好事，因為競爭引起衝突

亨廷頓的觀點有前瞻性，因為他站在文明體系的角度來強調衝突，甚至是暴力的衝突。他認為今後國際間的衝突將主要在各大文明之間展開，這種異質文明的集團之間的社會暴力衝突（他稱之為“斷層線戰爭”）不但持久而且難以調和。

文明是一個價值體系，這個價值體系就是每一群人所生活的那個流域，不管是尼羅河、幼發拉底河，還是長江、黃河，或是愛琴海，各種文明之所以成長起來，是因為不同的地理環境造就了不同的生活習慣，由習慣又延伸成了習俗，習俗自成一種體系後，形成了文明。每個文明誕生的土壤、氣候、環境和時間都不同。他們都能找到最適合他們的生存方式，並因此成就了自己的價值體系。比如有的文化人們食肉多，有的地方人們又偏愛素食。有的人覺得喝涼水舒服，也有人認為熱水健康。這沒有對錯，這都是長期形成的習慣使然。

而價值體系成為了一種約定俗成之後，隨著歷史的推進，文明會進化，一代代人在進化中去其糟粕，傳承精華，才能進步。但是無論怎麼進化，世界都不可能都變成只有西方文明這一種文明的存在。

地球只要有物種的多樣性，也就有人類文明的多元化。其實在一個理想的世界裏，各個文明完全可以和平相處。但由於資源競爭，由於生存空間有限，文明的不同，造成了人類衝突的一個理由：你和我不一樣，非我族類，所以你是我的敵人。這種思維的根源來自於危機感和恐懼感。說白了，國與國的爭端與古代的部落衝突基本是一個意思。明白了這個也就明白了為什麼中美為什麼不如20年前那麼親密了。

這次疫情是一個很好的角度來觀察文明的衝突：每一個國家的處事方式，每個政府對老百姓、對媒體、對外交的各種處理方式，我們都可以像用放大鏡看一樣，看得清清楚楚。我想每個人心裏都有一桿秤，能夠有自己的判斷。